

例刊告廣
第一二三四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
每行刊費洋五角中縫全部
洋一元八角零登報費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稿及小
說廣告面議



(格價報定)
每三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國內每月二元半年一
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
國外各埠加倍均作大洋
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要加一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丸濁白發科
治淋濁白濁...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海波藥
樹皮丸
治血虛...
上海五洲大藥房

一年之計在於春
春日為始業期...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會蓄儲法中
寄即函章詳有備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冀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眾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注冊 政府註冊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西醫張世楷
製秘膏藥
治瘰癧...
上海五洲大藥房

容嬌貌美
散髮化妝...
上海五洲大藥房

脹臟
妙藥...
上海五洲大藥房

丸癰消應萬
治癰疽...
正威大藥房

明發大的荒天破
THE LOVE CREAM
愛克憐
治皮膚病...
上海五洲大藥房

館相照昌英
遷移元旦開張
本館自開辦以來...
上海五洲大藥房

棧老隆萬
處售分肉南名馳設特令冬
本棧開設上海...
上海五洲大藥房

片藥補氏安兜
DOAN'S TONIC TABLETS
補血氣 助消化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吾聞徐州故老言：徐父舜封時，性敏而無賴。江湖以勾欄湖口爲業，與之友，而善得其秘。嘗有日本書於陵園戰場上讀之，人予偶談曰：日本天勝娘也。後之徐目覩其書，謂如倭人觀海盜所識，不啻百負石然者也。然予目中之天勝娘，快而鬚眉，俄而粉黛，荷非預知其名者，幾不知爲之雄雌矣。近日日報載此四五輩，皆客作錫山之游，地僻處保護力略賄，鄉里小兒，少見怪，詎其服裝，輒各以地方婦女之弊服蔽護力，鳴喧示威，忽發忿怒，致高某戲袖之女郎、倉皇避之教會會，乃見其人而不見其面，草以爲奇；蓋軍曹中有好義之士，解衣衣之，從裝制服，撲逐歸家。失狼狽者居然脫服，惟開六寸，削足就靴，天勝娘固不能專美也。日本之此，不得大歡服日本女子，皆有西裝之概，天勝娘固不能專美也。日本之俗，男尊女卑，近雖遠征歐戰，終存國粹，女子化爲男，若有知之者，化爲無知之物，則是退化。徐父明明善變，聞其出使館以後，未有不沾沾自喜，蓋「柳行李」中之塊然一物，又顯明國貨，建爲日用，是與不善變者，對於日妓，應有愧色矣。

吾聞徐州故太守、徐父弼幼時、性敏而無類、江湖以幻術稱于世者、徐與之友、而善得其秘、嘗在東京、書於陵園壁、遂示識其人、予偶讀日本天勝娘也後、而得見其秘、昔年北魏、如陸人觀海、蓋所謂「不曾自覺有自然」者也。又、徐目中之天勝娘、快而媚用、俄而粉黛、荷非預知其名者、幾不知其爲雌雄矣、近日日報載、號四十五號、撰客作錦山之游、歷保羅地方、略述鄉里小兒、見少見怪、詭其服裝、觀者若堵、以地方偏僻保護不力、鳴槍示威、忽激衆怒、致高聲罵袖之女郎、倉皇避之教會會、乃見其入而不見其出、羣以爲奇、蓋軍庫中有好義之士、脫衣衣之、解去上衣、不整裝束之苦耳、予隱於此、莫不欲脫服、惟聞廣十、卽足慰其志、說、不獲免之、予子限於家、狼狽以爲羞、蓋軍庫中有好義之士、脫衣衣之、解去上衣、不整裝束之苦耳、予隱於此、莫不欲脫服、惟聞廣十、卽足慰其志、說、不獲免之、

此不得不歎服日本女子、皆有弄態之術、天勝娘固不能專美也、日本之俗、男尊於女、近雖遠征歐戰、終因辭養、女化爲男、爲進化、未有知之者、人化爲無知之物、則退化成野蠻、聞其言曰、自當以後、是與不善終沾、以前蓋柳行李中之一塊然一物、目明明國貨、總爲日用、是與不善終者、對於日妓、纏有愧色矣、

活佛與古佛 (雲寒)

北古活佛。稱曰古佛。一生一死。還願隨同。皆佛之不得已。其莊嚴者也。活佛爲攝攝。使盜盜。惡業匪與世人離之去也。而竟爲盜出矣。其同一也。活佛爲地。方官監守。恐市利者殺之去也。而竟爲盜出矣。其同一也。活佛劫以汽車而遠。國古佛盜以木箱而利用。其同一也。活佛爲匪徒利用。古佛爲市車利用。其同一也。活佛爲利用者。挾之寶藏。古佛爲利用者。假之施方示義。其同一也。活佛受詭如嬌婦之頂戴。古佛受淫婦嬌婦之脫升。其同一也。活佛之利用者。上尊號曰皇帝。古佛之利用者。上尊號曰雲佛。其同一也。活佛居寶蓋國宮。古佛居賭場。其同一也。活佛境中。有版圖。古佛亂釋氏之真道。其同一也。活佛日墮於荒淫之域。古佛日墮於羅羅之中。其同一也。活佛具其體而不能自主。古佛具其體而不能自覺。其同一也。活佛具生氣之人也。內制於淫惡之婦。外納於強權之隣。竟以羣衆聚匪。播比於中。割地喪權。甘附異類。是其自墮自溺焉。古佛以數十年之苦行。一遺骸爲一人陳於寶觀之場。假作市利之具。反託言爲古佛日聞。古佛何事哉。此十同而一異也。今之世。一狡詐欺僞之萬惡叢也。區區一尸居之活佛。與一枯朽之古佛。真佛儒之尤小者耳。規此可懼其大矣。

北方古佛八個字 (得凌)

○新近所譯佛經之八個大字曰：「漏除盡。若背漏。當官仍爲。」蓋新知常滿。染淨深細。知。因。人。所。願。同。情。然。香。亦。亦。欲。舉。八。個。字。以。相。回。答。一。輪。而。一。污。未。必。不。混。雜。於。中。舊。矣。

活佛與古佛

(雲寒)

北古活佛。稱曰古佛。一生一死。還願隨同。皆佛之不得已。其莊嚴者也。活佛爲攝徒使盛壽。惡業匪與世人離之去也。而竟爲盜出矣。其同一也。活佛劫以汽車而遠適。古佛盜以木箱而出焉。其同一也。活佛爲匪徒利用。古佛爲市僧利用。其同一也。活佛爲利用者。挾之寶藏割地。古佛爲利用者。假之施方示義。其同一也。活佛受詭如嬌婦之頂戴。古佛受淫婦妖嬈之壓升。其同一也。活佛之利用者。上尊號曰皇帝。古佛之利用者。上尊號曰雲龍。其同一也。活佛居蓋國宮。古佛居賭場。其同一也。活佛處中於販圖。古佛亂釋氏之真道。其同一也。活佛日匿於荒涼之域。古佛日困於羅網之中。其同一也。活佛具其體而不能自主。古佛具其體而不能自覺。其同一也。

活佛其生氣之人也。內制於淫惡之婦。外納於強權之隣。寔以羣衆聚匪。播比於中。割地喪權。甘附異類。是其自墮自溺焉。古佛以數十年之苦行。遺骸爲一人陳於寶觀之場。假作市利之具。反託言爲古佛日誦。古佛何事哉。此十回而一異也。

今之世。一狡詐欺僞之萬惡叢也。區區一尸居之活佛。與一枯朽之古佛。眞佛儒之尤小者耳。規此可懼其大矣。

北方名聲八個字

(得凌)

新報

大刷新

定價

中國日本

歐美各國

格價

(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費)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全年洋五元
半年洋三元
三個月洋二元

全年十六元
半年八元
三個月五元

新報所標舉之八大字曰：游踪廣、演藝新知、因人人所應求同情、者、然齊亦欲舉八個字以相周恤、而「汚」太必不混雜於一知、舊染

形表遊

新報

大刷新

定價

中國日本

歐美各國

格價

(附送品報並不另取報費)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全年洋五元
半年洋三元
三個月一元二角

全年十六元
半年八元
三個月四元五角

新報所標舉之八大字曰：游踪廣、演藝新知、因入人所應求同情者、然其辭亦欲舉八個字以相周恤。而「汚」太必不混雜於「知」舊義。

若青地、空官仍為「其蓋新知當滿清遺餘新」形表顯

日新

第十五回 姑婦勒索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女士的大名，傳播遐邇，入第學生心坎之中，豈有個過譽不盡的道理。當下三個入越談越是親密，少頃，燈燈燭燭，法蘭往着分付人陳告酒席，一時間酒冽花香，彩光影影，座上諸維維，坐下來，紫微先舉了學業，說得天花亂墜，那少年只是微微含笑，可憐過妻了沒有，那少年便問他，酒什麼滋味，紫微更忍不住，也因為世態無知，求如女士這樣才貌，也是只好長途孤旅，沒有一個萍蹤，酒盡住了，臉頰即打說，說你既有這你們做個小媳，佛門廣大，我何妨替你們做個下老人，少年忙正色說：「你你你，這如何使得，小生雖然無婦，妾已與玉，已入名分所關，何敢作此不曉得外面新潮澎湃，主張公妻同德，多過上君子之樂，然此是門戶上，族新恩，謝早經和我家夫人力爭上流，彼此解脫，雖不成過去學那舊時，那苦守身如玉，古井無心，生前和後舍，死後博那牌坊匾額，鄙人雖沒有別的偉大志願，至於這地學說，却希一姊姊們，人人愛護，保我主權，不要做自家丈夫的奴隸，並非我不識羞恥，師太精通典義，最懂得投遞意思的，這叫說我不入地獄，誰得入地獄，（妙絕文字）將那少年淋淋痛痛，這一篇話，登時將那少年引得滿額紅，羞容欲吐，紫微見他這樣，纔覺得比韋廉士格外有人可愛，一類方人，早不知向那裏去，可憐，唐散之後，紫微和法蘭，駁向一間密室裏面，談談去，無意也，不肯將這事說給法蘭，知意思，再三告說，說在輕易，不能在外部住，難得可憐我，好在一時這樣機會，師太還不可憐憫他，好在他也不過地，出這庭門，此後聽憑師太調度，決不敢違抗，法蘭使勁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笑道：「你倒要促使促呢。」計議已定，夜深時，紫微也將那少年帶入一所極精緻的房，軟玉溫香，錦堂繡榻，真不啻仙境境界，那少年也不推辭，只和衣睡在錦堂繡榻上，他早閉着眼睛，昏昏不醒，（情事極隱微，情極隱微）紫微輕輕解了，他的衣扣，頓然笑容失色，（未完）

第十五回 姑婦勒索家庭多故 男女交際門戶公開

女士的大名，傳播遐邇，入第學生心坎之中，豈有個過譽不盡的道理。當下三個入越談越是親密，少頃，燈燈燭燭，法蘭往着分付人陳告酒席，一時間酒冽花香，彩光影影，座上諸推轂，紫微先舉了第一。紫微微笑，便合飲。可憐過妻，沒有，和少年一雙，也只好長聲嗚咽，也沒有一個彈琵琶，說得天花亂墜，那少年只是微嘆道：落拓生，固然不遇，及家室了，也因爲世無知己，求如女士這樣才貌，也是全好，也沒有一個彈琵琶，酒蓋住了臉，隨即打說：說，你既有這們做個小姐，佛門廣大，我何妨替你們做個下道人，少年忙正色替道：這如何使得，先生雖無婦，妾已玉成，名分所關，何敢作此不曉得外面新潮澎湃，主張公妻同德，不過逢上君子，便然，口上說，新思潮，早經和我家夫人，力爭上流，便進解脫，雖不成，去學那舊時，女子守身如玉，甘井盟心，生前和後舍，死後博那牌坊匾額，鄙人雖沒有別的偉大志願，至於這地學說，却希一姊姊們，人人覺悟，保我主權，不要做家室丈夫的奴隸，並非我不識羞恥，師太精通內典，最懂得這意思的，這叫說我不入地獄，誰得入地獄，（妙絕文字）將那少年淋淋痛痛，這一篇話，登時將那少年引得滿額紅，羞容欲吐，紫微見他這樣模樣，覺得比韋廉士格外可愛，一類方人，早不知向那裏去，可憐，一散之後，紫微和法蘭，駿向一間密室裏面，談談，無意，更不肯將這事說給法蘭，知意思，再三告說，說在輕易，不能在外部住，憐得我，好在一時這樣機會，師太還不可出這庭門，此後聽憑師太調度，決不敢違約，法蘭使勁在他肩頭上拍了一下，笑道：你倒要促使促呢，計議定了，夜深時，紫微也將那少年帶入一所極精緻的房，軟玉溫香，錦堂繡榻，真不啻神仙境界，那少年也不推辭，只和衣睡在錦堂繡榻上，他早閉着眼睛，昏昏不醒，（情事極隱微）他失笑，紫微輕輕解了他的衣扣，頓然笑容失色，（未完）

孟之與妻，其相愛甚篤。蓋恩深義重，故爲此記之。孟妻本夏家女，父因讓
人早逝世，孟略具妾情，實
初亦落落，母不能自負，已而益發託其地
方，遂有緇女美者，遂娶之時，室
純貞，自晨日進，以爲妻之福
也。敬愛備至，妻亦以此自負。
孟乃奉如神明，投如豺虎。
孟不能耐，就要歸，且許之曰：汝

妻則惡情日顯，不足爲其匹，乃
時妻弟健兒曰孟知之而內疚，
而妻則健兒曰孟知之而內疚，
不過問也。嗣韓律、大領外事，且及
軍政柄居天津，孟頗似無聊，妻
更知夫病，更由其維持，孟不敢專，
於經濟無度，有名份自來者，妻
就租界，就租界，初猶歡舉
即慨然而往，留而累日，終不返矣。
孟不能耐，就要歸，且許之曰：汝

孟之與妻，其相愛甚篤。蓋恩深義重，故爲此記之。孟妻本夏家女，父因讓
人早逝世，孟略具妾情，實
初亦落落，母不能自負，已而益發託其地
方，遂有緇女美者，遂娶之時，室
純貞，自晨日進，以爲妻之福
也。敬愛備至，妻亦以此自負。
孟乃奉如神明，投如豺虎。
妻則慈愍日顯，孟不足爲其匹，乃
時而歸，卜健兒曰：孟知之內而外，
不過問也。嗣韓律、大領外事，且及
軍政柄居天津，孟却絕無干涉，妻
尤縱放無度，有名伶自東來者，妻
歡也，時往尋就租界宿，初猶飲舉
即遽然而往，留而累日，而終不返矣。
孟不能耐，就要一婢，且許之曰：汝

浦盤虎踞各紛爭。浩劫人間未可涯。說甚英雄其允女。恩仇顛倒幾親家。
 本張與之親家也。頃以聞有強迫問題。意見齟齬。惡感甚深。強迫
 亦在張之實地也。新接以該省之從與。有起而爭割席之勢。實曹張之
 所共惡者。新又本張之親家也。
 阿黃下最堪憐。幾向雲中亦可羞。自捨生門尋死路。他生未卜此因生。
 張勳辭翰林。鑒鑒猶呈文。有云。雲中而起魏。聞雖云事不因人。過
 東下而聞阿黃。未免兼言。似日務請收回成命。日聞國報來生。說者謂
 「國報來生」一語。明明自指此生。世已。已替爲復辟一死。不能更爲民
 國助力也。而政府乃終不舍之何也。
 豪者蓬客若仙。謂他人父亦堪憐。無端賺得青袂去。弟妹半分贖錢。
 某報記現任總長某父事。國外某帥。以義子自居。說太駭人。或未必確
 也。但聞隱隱。某帥以某種名義。借得某總長四十萬金。比向索還。
 則曰。已分給小兒女。作壓歲錢矣。某總長爲之喙然。然終無如何也。
 卽謂親某帥猶父可也。
 妙算清歌賦。一時紅氍毹上認芳姿。憑君曼曼傳霞酒。妾自靈芝君瑞芝。
 某官段祺瑞。憐女。嘗於某氏席中。觀舞靈芝。演打花鼓。衆皆極口
 稱善。鼓掌之聲不絕。段獨默然作色曰。此夜妖狐也。值得如是誇獎。
 試問諸公人格安在。言訖。拂袖遽去。衆皆爲之不歡云。

</

浦盤虎踞各紛爭。浩劫人間未可涯。說甚英雄其允女。恩仇顛倒幾親家。
 本張與之親家也。頃以聞有強迫問題。意見齟齬。惡感甚深。強迫
 亦在張之實地也。新接以該省之從與。有起而爭割席之勢。實曹張之
 所共惡者。新又本張之親家也。
 阿黃下最堪憐。幾向雲中亦可羞。自捨生門尋死路。他生未卜此因生。
 張勳辭翰林。鑒鑒猶呈文。有云。雲中而起魏。聞雖云事不因人。過
 東下而聞阿黃。未免兼言。似日務請收回成命。日聞國報來生。說者謂
 「國報來生」一語。明明自指此生。世已。已替爲復辟一死。不能更爲民
 國助力也。而政府乃終不舍之何也。
 豪者蓬客若仙。謂他人父亦堪憐。無端賺得青袂去。弟妹半分贖錢。
 某報記現任總長某父事。國外某帥。以義子自居。說太駭人。或未必確
 也。但聞隱隱。某帥以某種名義。借得某總長四十萬金。比向索還。
 則曰。已分給小兒女。作壓歲錢矣。某總長爲之喙然。然終無如何也。
 卽謂親某帥猶父可也。
 妙算清歌賦。一時紅氍毹上認芳姿。憑君曼曼傳霞酒。妾自靈芝君瑞芝。
 某官段祺瑞。憐女。嘗於某氏席中。觀舞靈芝。演打花鼓。衆皆極口
 稱善。鼓掌之聲不絕。段獨默然作色曰。此夜妖狐也。值得如是誇獎。
 試問諸公人格安在。言訖。拂袖遽去。衆皆爲之不歡云。

</

某大醫士壽明、效鵬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德鎮胡開文筆墨莊、

某大醫士壽明、效鵬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德鎮胡開文筆墨莊、

[illegible][illegible]

海上名花，有怕霜別墅者。徐娘半老，風華暗墮，春煙媚、柳眉目、有同夜照日之影。非其香乎？某君在江春時約賞梅花，召彼俗儒，翩然飛上長山，而飽觀之。雖無可書語錄，然內府相似含嬌態，豈無可喜處歟？某君曰：諸博一節之間，獲得十萬之利，其實亦雲夢夢者八九百里而已。既臨三湘，又爲七澤，瓜分豆剖，求而後知大夫矣。霜月大學之頓，一怒乃暴車，赴華清池浴焉。適大噴嚏連呼三五，入提其肘，提其髮，推其背，大呼曰：何耶？吾痛也！又如雷者，徒不顧，擁肩巾抵江岸，霜月嘹唳而逝。山者在焉，已心知掃文字之禍矣。楊先生苦矣，千金欲得乎？吾妻與女俱於水晶宮，先生可行矣。宮中珍寶，以索千金爲婚矣。吾必以便送生。

左丘明

海上名花，有怕霜別墅者。徐娘半老，風華暗墮，春煙媚、柳眉目、有同夜照日之影。非其香乎？某君在江春時約賞梅花，召彼俗儒，翩然飛上長山，而飽觀之。雖無可書語錄，然內府相似含嬌態，豈無可喜處歟？某君曰：諸博一節之間，獲得十萬之利，其實亦雲夢夢者。八九百里而已。既臨三湘，又爲七澤，瓜分豆剖，求而後知大夫矣。霜月大學之頓，一怒乃暴車，赴華清池浴焉。適大噴嚏，呼某三五，入捉其肘提其髮，推其背連呼曰：何耶？吾痛也！又如雷者，徒不顧，擁肩巾抵江岸，霜月嘹唳而逝。山者在焉，已心知掃文字之禍矣。楊先生苦矣，千金欲得乎？吾妻與女俱於水晶宮，先生可行矣。宮中珍寶，以索千金爲婚矣。吾必以便送生。

左丘明

○離奇古怪的北大教職員學生全體
祭蔡夫人文 (伯蘇)
哦！(要用西洋人唱歌的嗓子來念)
夫人死了！
(譯的夫人我莫名其妙、新文學家、不是常留中國蔡婦人、不從本姓為不合乎)(大約蔡夫人不在此例)
在吾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時代死了、
在威應伯林孩童的時代死了、
在蔡先生離國後四天就死了、(虧他)

中文則友朋亦可作同伴譯、不知何指。
誰能助成他未了的事業和日進的鑄行。(何必你們相愛)
哦！(又是一聲)
夫人死了！(洋氣味又來了)
引起他們(我們無窮的哀悼、他們我們上下一掠、好文法、)他們八好一篇筆他們文)
這篇文章、不知道是那位的大手筆、竟大胆用全額名義、妄為已極、蔡夫人在泉下見着、自必被笑、答道：哦！他們他們！

城南園怵禍後聞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城南園於新正月初間夜折樓一角、壓傷遊客十餘人、並斃姓女郎一事、查悉女郎之父名毓詒、為蘆省科長、平昔家教甚嚴、而不許子女輩遊戲場間遊是日、女郎赴其戚串、遂將該園登此、祇知事後殺傷、而對於

○離奇古怪的北大教職員學生全體
祭蔡夫人文 (伯蘇)
哦！(要用西洋人唱歌的嗓子來念)
夫人死了！
(譯的夫人我莫名其妙、新文學家、不是常留中國蔡婦人、不從本姓為不合乎)(大約蔡夫人不在此例)
在吾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時代死了、
在威應伯林孩童的時代死了、
在蔡先生離國後四天就死了、(虧他)

中文則友朋亦可作同伴譯、不知何指。
誰能助成他未了的事業和日進的鑄行。(何必你們相愛)
哦！(又是一聲)
夫人死了！(洋氣味又來了)
引起他們(我們無窮的哀悼、他們我們上下一掠、好文法、)他們八好一篇筆他們文)
這篇文章、不知道是那位的大手筆、竟大胆用全額名義、妄為已極、蔡夫人在泉下見着、自必被笑、答道：哦！他們他們！

城南園怵禍後聞 (馬)二先生
(自北京寄)

城南園於新正月初間喪折樓一角、壓傷遊客十餘人、並斃姓女郎一事、查悉女郎之父名毓詒、為儲君科長、平昔家教甚嚴、而不許子女輩遊戲場間遊是日、女郎赴其戚串、遂將該園登此、祇知事後殺傷、而對於棺扛去、且不得用大槨、又限葬氏於一句鐘內客傷、燕老以該園囑囑人無過太甚、故謝絕調停、而警署

女節超度、亦即認可。而第三日、忽以市政公所名義、不許某派僧道入內做佛事、並限其翌晨八時將席未食、任當然足警察官廳負之却反怪及死者不應往般總監之頭腦、亦

日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
春明日刊

執筆者馬凌霄紅葉庵鳴謝庵小隱伯蘇
南擺千步蝶蝶等數十人郵寄每份大洋
二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女節超度、亦即認可。而第三日、忽以市政公所名義、不許某派僧道入內做佛事、並限其翌晨八時將席未食、任當然足警察官廳負之却反怪及死者不應往般總監之頭腦、亦

日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
春明日刊

執筆者馬凌霄紅葉庵鳴謝庵小隱伯蘇
南擺千步蝶蝶等數十人郵寄每份大洋
二分每月四角五分門市每份銅元二枚

而行之然雖已破袖猶備有一物
車輒然無恙而僮之駕車獨被竊去
不亦奇哉一節之中選選排擠何
難利豈強強唐之落王乎
義此所受苦况不可勝言既得超
出牢籠之險甯有再投網羅之理耶
路公陰日生月歷經重慶不復再
謁虎口餘生相叩明道逢
謝公幸勿相嘲明日重逢
川來簡逾少吏尙倚樓無人白雲
在天黃鶴往來金谷之時其有爲
花情影乎嗟嗟武陵桃源漁父竹
影影到美哉神女鏡若仙花雲雨商
水水晶底底幸有梳鬟希作畫眉何
意分擔便如千載每一回首能不
怆然

恒上朝

恐魚鮪不食此磯因其霜月戰慄失色而跪於楊山前
哀哀而泣曰小人知罪大人知罪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
欲有小人當年八十矣小人死毋不得生大人縱不
當立以請罪正學之文官哀報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
再犯上甘就斧鉞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哀小人之母
若楊某泣泣淚汗汗日叩宮地得得釋其楊山
若楊某然其數始知水晶宮之珍寶亦不可計矣楊山
顧左右呼者曰勿涕再徵俯而笑曰霜月先生何其恭
耶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八十之母誠足動人老夫雖
老猶今日先生能知予書書紙授予當免先生於左
魚鮪之物霜月俯地曰願受之楊山索筆素紙於左
右使授霜月楊山通當月俯地而書其辭曰立約

海上年來花事關卿人本本楊某落
自廢鎗之議起已破袖出者
思別作良圖人未發袖出者亦不過
暫時敷衍不謂於此時間乃有上林
名花移來海上不偶齊芳因之爲
賞亦走馬章台者之所樂聞其人之
誰即京津大名鼎鼎之愛第老三是
也老三本良家女以所遇不淑淪
爲歌妓其人身材鈿鑲明眸皓齒
而又工於調絃凡往來散館者莫不
稱慕以去以故來滬未久如銀行之
傅某鐵路之趙某及浙江某新捐
皆拜倒石榴裙下茲已買定新情
二弄爲強輔之所取贖價爲商標云

仲泉

而行之然雖已破袖猶備有一物
車輒然無恙而僮之駕車獨被竊去
不亦奇哉一節之中選選排擠何
難利豈強強唐之落王乎
義此所受苦况不可勝言既得超
出牢籠之險甯有再投網羅之理耶
路公陰日生月歷經重慶不復再
謁虎口餘生相叩明道逢
謝公幸勿相嘲明日重逢
川來簡逾少吏尙倚樓無人白雲
在天黃鶴往來金谷之時其有爲
花情影乎嗟嗟武陵桃源漁父竹
影影到美哉神女鏡若仙花雲雨商
水水晶底底幸有梳鬟希作畫眉何
意分擔便如千載每一回首能不
怆然

恒上朝

恐魚鮪不食此磯因其霜月戰慄失色而跪於楊山前
哀哀而泣曰小人知罪大人知罪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
欲有小人當年八十矣小人死毋不得生大人縱不
當立以請罪正學之文官哀殺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
再犯上甘就斧鉞大人大量哀小人有罪哀小人之母戰
若楊燕泣淚與汗共小人官卑地低得有何難其楊山
若楊燕然其數始知水晶宮之珍寶亦不可計矣楊山
顧左右呼者曰勿涕雪微俯而笑曰霜月先生何其恭
耶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八十之母誠足動人老夫雖
老猶今日先生能知予書書紙授予當免先生於左
魚鮪之物霜月俯地曰願受之楊山索筆墨素紙於左
右使授霜月楊山通當月俯地而書其辭曰立約

海上年來花事關卿人本本楊家落
自磨鎗之議起已破袖出者
思別作良圖已未發袖出者亦不過
暫時敷衍不謂於此時間乃有上林
名花移海上不偶齊芳因之爲
賞亦走馬章台者之所樂聞其人之
誰即京津大名鼎鼎之愛第老三是
也老三本良家女以所遇不淑淪
爲歌妓其人身材鈿鑲明眸皓齒
而又工於調絃凡往來散館者莫不
稱慕以去以故來滬未久如銀行之
傅某鐵路之趙某及浙江某新捐
皆拜倒石榴裙下茲已莫定須情
二弄爲強輔之下所取贖價爲商標云

（仲泉）

今而後，知所勉矣。小子一起，去休。時遊八集於江岸者，環立數匝，見霜月是乃舞，一徑使行。霜月來去赤條條，有無索挂，白如雲東方之義，離散歌聲，遊觀者爲之歌曰，咄咄，深懷跳舞，彼鄉土之美兮，上有日而下有杵，髮髮有聲與節兮，厥角崩若鼓，涎汗如江水之流兮，而顏如土，其先伏者顯兮，而後奔者風，比西方之美兮，多生氣之虎虎，咄咄，深懷跳舞。

○更正 上期「愚不愚」文中第六行「觸虎爪若」句下，「觸猶從容立於虎之前，使擊跡果爲蛇穴來」一句，

今而後，知所勉矣。小子一起，去休。時遊八集於江岸者，環立數匝，見霜月是乃舞，一徑使行。霜月來去赤條條，有無索挂，白如雲東方之義，離散歌聲，遊觀者爲之歌曰，咄咄，深懷跳舞，彼鄉土之美兮，上有日而下有杵，髮髮有聲與節兮，厥角崩若鼓，涎汗如江水之流兮，而顏如土，其先伏者顯兮，而後奔者風，比西方之美兮，多生氣之虎虎，咄咄，深懷跳舞。

○更正 上期「愚不愚」文中第六行「觸虎爪若」句下，「觸猶從容立於虎之前，使擊跡果爲蛇穴來」一句，